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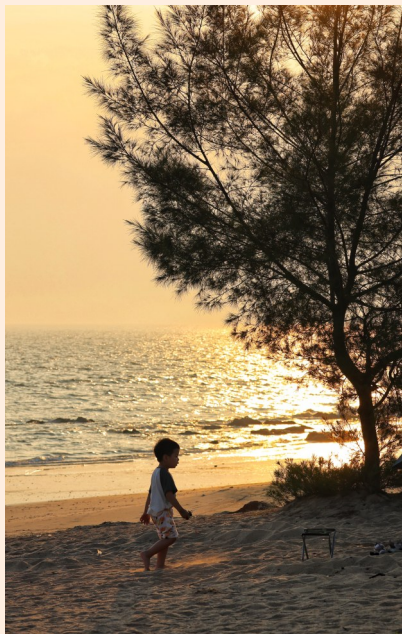


在小船与大海之间

诗/图 戚伟明

茫茫的大海上 你的小船很小
伫立船头上更小的你
手握长长的竹篙 奋力撑船的姿势
仿佛在不断地写着各种字体的
大写的人

海天之间 小船平静地划行
海面上荡漾着多么美妙的波纹呵
我总会感慨 这是通往远方的诗行
其实 这是渔人生活的路



明珠湾暮色

诗/图 何晨枫

一缕风悄悄地刮过明珠湾
一阵清香, 来不及回味
已消失在黄昏的街口
只有那亮眼的红果
还在阳春深处, 张望

明珠湾里有一些意境
还来不及写成诗句
我怕春深时
这些景色也会化为虚幻
懒得给予, 趁虫吟未睡去
我把这温婉的咏诗
托岁月的青鸟含饴, 寄出

潮间带手稿

高琳

礁石解开大海的第四道封印时
潮水褪去, 留下一本泛盐的浪花经卷
我们俯身, 指节陷入
淤泥深处的时间褶皱

青衣铠甲, 在泥沙下静静呼吸
幼小的生命蜷缩成化石模样
每一处水洼, 都似遗落的古老部落
续写着四亿年前未完成的诗句

脑海中, 有辽阔的画面渐渐站起
两只幼鲨, 默默摩擦着不语
它们在倾听来自何方的声音?
是大海深处, 父辈传来的悠悠回音

此刻, 我们的呼吸与潮汐相依
指纹与鲨的星图交织成网
直到所有幼鲨游回大海
成为潮间线上
永不褪色的
蓝色胎记

鲨沙岛的眼神

游深君

潮水退去
沙滩涂上凌乱的川纹道
忐忑不安的小蓝血一族
胆怯地练习登陆的跬步

甲壳下的复眼也略显慌张
无刻不警惕地张望着
或许尾剑舞得还生涩
总想把身体深深地埋在沙间里

活化石的骄傲
正被喧嚣渗出的铜锈味侵蚀
躲过四亿年每次劫数
却寻找不到一处滩涂
托起的蓝色梦想

潮间带在夕阳下
隐隐作痛
守护者拾起搁浅的呻吟
迈开被泥浆裹满的步伐
正唤回
那远古甲冑永恒的月光

四亿年的蓝血叙事

赖志华

四月的南海风打了个旋
她背着他壳甲相扣成古老的逗号
整片沙滩软化成暖床
四亿多年的光阴在腹甲下静静发酵
那些被海浪磨亮的遗训里
马蹄蟹的剪影
从未真正离开过潮间带
夕阳把浪尖染成焦糖色时
月光正翻译黑色的密语
沙粒裂开的瞬间
幼鲨顶开星子的碎屑探出头
尾剑竖起像未拆封的刀
却在咸涩的海风里弯成问号
别怕——
我在观测笔记画下守护的符号
愿所成目光都成为防波堤
当铜褐色的背甲第一次切开浪花
日历已翻卷三千个潮汐的褶皱
十六次蜕壳的痛
在壳纹里刻下比化石更深的年轮
人们总说这是活化石的奇迹
却不知每道蓝色血液的涟漪里
都沉睡着整片海洋的重量

生命最温柔的纯净

春虫虫

让我们跪下来
在阳光与海风喃喃间
把耳朵贴近浅色的沙滩
虔诚地聆听
蓝色星球最初的啼哭

我们用手指过滤
暮春信风带中亿万年酝酿
生命最温柔的纯净
抚摸每颗卵上
星空裹着的温暖襁褓

我们用目光追随
潮间带上鲨的幼体用尾剑蹒跚
撰写成长的箴言
默然守护地球母亲
用蔚蓝反复修改的遗嘱

月光下的渔人码头

吴康权

暮色将天边的橘红
晕染成靛青
渔船在星辰的微笑中归航
我沿着月光洒满的
青石台阶往下走
直到清新的海风灌满衣袖
云藏岁月, 渔歌唱晚
月行都与人相随

码头退去了白天的热闹
鱼群在水里软语
和涛声交织成一首浪谣
坐在船头的渔家女
让我想起大众电影的封面
那幅姑娘的照片
码头在月光的笼罩下
陶醉于诗意的夜阑

远处的海面与天空
合成深邃的天际
海浪深情地拍打着岸线
风送涛声满港城

白天的匆忙开始放慢了脚步
抛开尘世的纷扰
感受这份属于夜晚的美好

海上渔灯点点
像散落在原野的萤火虫
凉在船上的渔网
太阳是一把金梭
月亮是一把银梭
织就着渔人生活的网络
茶馆里飘出天籁的歌声
茶韵袅袅, 清香垂涎
又一个难忘今宵

我坐在码头的长椅上
面对无垠的大海
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那些关于渔民的传奇故事
像水母撑开的降落伞
辉煌灿烂, 渔人码头
不仅仅是温馨的家园
承载着乡愁与梦想

